

人间

老舅的念想

李启胜

老舅不是我的亲舅舅，他是母亲在娘家时，老宅那条胡同的一位邻居。那一年，矿上招轮换制工人，好心的母亲便让父亲给他报名，招到矿上来。

老舅个头不高，搭眼一瞅，有点像一截上下一般粗的树桩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敦实。

记得他从老家风尘仆仆来我们家时，脸黧黑，鼻头发亮，头发看样式才剪过，乍一看跟矿上绿化带里刚修剪的草坪一样，齐刷刷的。虽然上身是崭新的白衬衣，下身是新买的蓝色裤子，但穿在他身上有点别扭，一看就是天长日久干农活的人。

那天我进屋，他坐在沙发上，见到我，立马站起来，局促地搓着双手。张了张厚厚的嘴唇，想说什么，没说出来，然后咧着嘴笑着。母亲过来对我说，你老家的舅舅来了。我叫了一声舅，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愣了一下，然后弯下腰，从他身旁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蛇皮袋里摸摸索索拿出两个大鹅蛋，塞到我手里，小声说：“老家的鹅下的，煮熟了。”

后来听父亲讲，那年矿上招的这一百多名轮换制工人，大多数嫌弃井下的活儿又脏又累，吃不了这个苦，好多人辞职不干了，但从小就要强，有着吃苦耐

劳精神的老舅却留下来了。

父亲干了一辈子煤矿，井下采掘一线的艰苦和劳累，他心知肚明，也暗暗担心老舅吃不了煤矿的苦。倒是母亲很坦然，说我这娘家兄弟，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汉子，又是山里人，本来就能吃苦，不怕出力，让父亲把心放到肚里。

有一次母亲包好饺子，让老舅来吃。在闲聊中，父亲问他干得咋样，老舅憨憨地咧嘴一笑，说累是累点，但比庄稼地的活轻松，福利待遇也好。老舅眼神里流露出知足。那天晚上天气炎热，风扇呼呼地转动，父亲和老舅热得都光着脊梁，我看见老舅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子，一看就是肩膀长期扛沉东西磨出来的。聊起煤矿工作面上的一些事，老舅说，一个班光扛一百多斤一根那种支撑工作面的柱子，他自己要扛二百多根。老舅走后，父母议论老舅，父亲说他能出力，也能干，光二百多根柱子得多重。他那个工作面，扛着柱子还得爬一个45度的大坡，不是走平道。这伙计真能吃苦，干煤矿就得需要他这样能吃苦的人。

虽然老舅和我们一家血縁上不是亲人，但老舅对我们家比亲人还亲。他在矿上那段时

光，只要是矿上发给他的福利，他都舍不得吃，拿到我们家。矿上发的点心，他知道我爱吃，一到周末他就给我送来。那点心，又甜又酥，入嘴即化。

每到周末，我都会和小伙伴去矿上澡堂洗澡，在澡堂水池子里戏耍，那也是我们这些矿工子弟最开心的时刻。那天，好多刚刚升井的矿工涌进了澡堂，澡堂里顿时人声鼎沸，热闹起来。他们除了身上发白，脸上像是唱京戏的演员，涂抹了一层花里胡哨的油彩。

有人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头。我看来人脸黑乎乎，有一层煤灰，认不出是谁，等他叫我的名字，才听出是老舅。

老舅坐在水池子边，双手黑乎乎的。他一遍又一遍用肥皂洗着手，也不知道洗了多少遍，才露出粗糙的双手本色。老舅一脸疲惫，进了水池子，把整个身子泡在水里，头枕在池边沿儿上，疲惫得闭着眼睛。

三年轮换制到期以后，正赶上煤矿减人提效，对于他们这批轮换工，矿上不再续聘，一个人也不留。老舅只好无奈地离开煤矿。走的那天，我们一家人去送他，老舅望着远处矿山，还有他住过的公寓，在煤矿大门口公交车站待了许久，恋恋不舍。母亲见他拎着的网兜里有穿过的

工作服，还有一个旧矿灯帽，问他还捎着这些干啥！老舅憨厚地笑了笑，说他留个念想。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老舅心里是想，或许哪一天他还能回到矿上，继续能用上它们。

回到村里的老舅虽然也出去找过工作，但因为习惯了在煤矿上班的节奏，他东一头西一脚，一直也没有找到个合适的活儿，只是四处打短工。

每次我们一家人回老家看他，老舅总是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都是矿上的事。一提到他在矿上那段时光，老舅的眼睛放亮，充满了激情，说起在矿上经常吃的肉火烧，他的鼻子吸溜了两下，手里比划火烧里的大肉块，表情好像真吃到了肉火烧。言语中都是对那段煤矿三年时光的眷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梦也盼着能再回到矿上当矿工。

今年开春，老舅给我们打来电话，从他说话的语气中都能听到兴奋。原来，老舅儿子从矿大毕业，终于被招聘到我们这个集团另一所大型煤矿，当了一名采煤见习技术员。老舅电话里絮絮叨叨诉说，虽然他这辈子进煤矿的念想再也实现不了了，但他的下一代进了煤矿，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念想。

诗歌港

老娘

刘吉训

老娘

把田野里簇拥着的柴禾
虔诚地抱进老屋
把寒冷和愚昧放到锅里
烹调出令人心旷神怡的睿智来
总有一天
陌生的未来会被煮得
芳香四溢

想老娘的日子

飘雨的季节渐渐隐去
把颓废的情绪收集起来
堆垒成奋斗的足迹

月牙湾

奋飞

北长山岛

有个闻名遐迩的月牙湾
那里有浑然天成的艺术品
酷似鸟蛋、鸡蛋、
鸭蛋、鹅蛋……
如珍珠玛瑙珠圆玉润
一滩石卵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吸引来天南地北的游人
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多个频道看世界

李明生

放下有屏的
拿起无屏的
多个频道看世界
把碎片化的洪流
沉成静思的田地

曾经丈量海洋的脚步
被屏幕遮挡
放在柜里静躺
默默看着
无屏的灯座
古老的窗户

推开它吧，与时空穿越
神交古人
和先贤对话
打开它吧，与岁月相逢
燃成火炬
照亮修行路

多几个频道
看多元宇宙
让山海入怀
心游万仞

埋种子

于心亮

我爸只要看见点泥土，就稀罕得不行了，哪怕是碗口大小的地方，也会赶紧蹲下挖个窝儿，然后从兜里掏出粒种子埋进去。我妈总说我爸是个老财迷。我爸说非也，我这是珍惜土地。过些日子，我爸埋种子的地方就长出芽儿来：茼蒿、芸豆、南瓜、葫芦、水萝卜……

早些年，庄户人种点东西要防鸡防鸭防孩子，害怕偷吃害怕霍霍，成天闹得不是鸡飞就是狗跳，现如今村庄寂寞得很，缺少了孩子们的喧闹，就连那些会闹很大动静的拖拉机、柴油三轮车也都很少见，换了又快又轻便的电动车，在平坦光滑的水泥路上悠悠然驶来又驶去。

我爸种出的东西吃不完，就去赶集卖，年纪大的人习惯讨价还价，年轻一点的人却不太计较，只要菜的品相好，就挑拣一些过秤，也很少去盯秤，顾自掏手机扫码。我爸往往会把几毛的零头抹掉，但有的人反倒会凑上整数付钱。

我爸赶集回来，就爱跟我妈感叹一番。

现在让我爸去赶集卖菜很放心，一是小偷少了，二是不用担心收到假钱了。我妈说到处有监控，付款也都扫码了，最主要是社会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了。我爸说然也，你总算是说了一句精辟的见解。我妈跟我说，儿啊，你爸是不是有毛病？我说等我爸看完《三国演义》就好了。

种完了春庄稼，街坊张大爷来找我爸，说他要进城了。我爸说你放心吧，地我趁空帮你瞭望着。张大爷说主要是我家里还有几只鸡。我爸说这个简单，是要我帮你赶集卖了，还是怎么着？张大爷支支吾吾说：我觉得家里得有点生气儿是不？我爸说行，我帮你喂着。

临走之前，张大爷领着我爸四处转，也都是些零零碎碎碗口大、桶般大、缸般大有土的地方儿，花花样样种着茴香、土豆、小葱、韭菜、方瓜、辣椒、茄子……我爸说记下

了，这都是你种的。张大爷说：非也，我的意思是等到了该吃的时候你就吃，别不吃糟蹋了。

张大爷把家里的钥匙扔给了我爸，拽走了我爸的《三国演义》。我爸骑着三轮车送张大爷出村，村人们看见了，就喊又要进城享福去哇？张大爷说享啥福，你们以为我乐意去哇！送到车站，我爸窝脖要回返，张大爷喊：你不叮嘱我句？我爸说：别把我的书弄烂了！

回来的路上，我爸把三轮车停在街坊张大爷地头看看，停在李二叔地头看看，停在陈四婶地头看看……庄稼在地里头开心地长着，它们的主人却不在村庄里了，有的去了这座城，有的去了那座城，有的是去孩子家里住，有的是外出打工。此时我爸心里总是很空落。

心里空落的时候，我爸就戴上老花镜看书，觉得书里人多事多，热闹。他掏出张大爷的钥匙熟门熟路地开门、喂

鸡、扫院子，想着张大爷此时该到那座城了，该乘坐三号地铁了。我帮着我爸一起干营生，我说张大爷明知道要进城去，还四处埋那么多种子干啥呢？

我爸没理睬我，像是没有听见。闭门锁户的胡同显得很长，房前屋后犄角旮旯，无一例外有各样种子在发芽、生长、爬蔓儿……若看到多余的荒草，我爸就会伸手薅出来。有的时候，我爸路过某户闭锁着的门，会去拍拍门环，发出“啵啵”的声响，在胡同里传老远。

夜晚里，我爸读了两页书，刚迷糊过去，手机响了。我爸问：“到地儿啦？”张大爷说：“到啦。”我爸说：“到就到了吧。”张大爷说：“走时忘跟你说了，我房前草垛的后面，还腌了墩黄瓜，你可记着去瞅瞅……”我爸说：“你明儿跟我说行不行啊？”张大爷说：“我怕忘了。”

我爸叹口气，却还是穿上衣裳，摞亮手灯，去看张大爷草垛旁的黄瓜去了。